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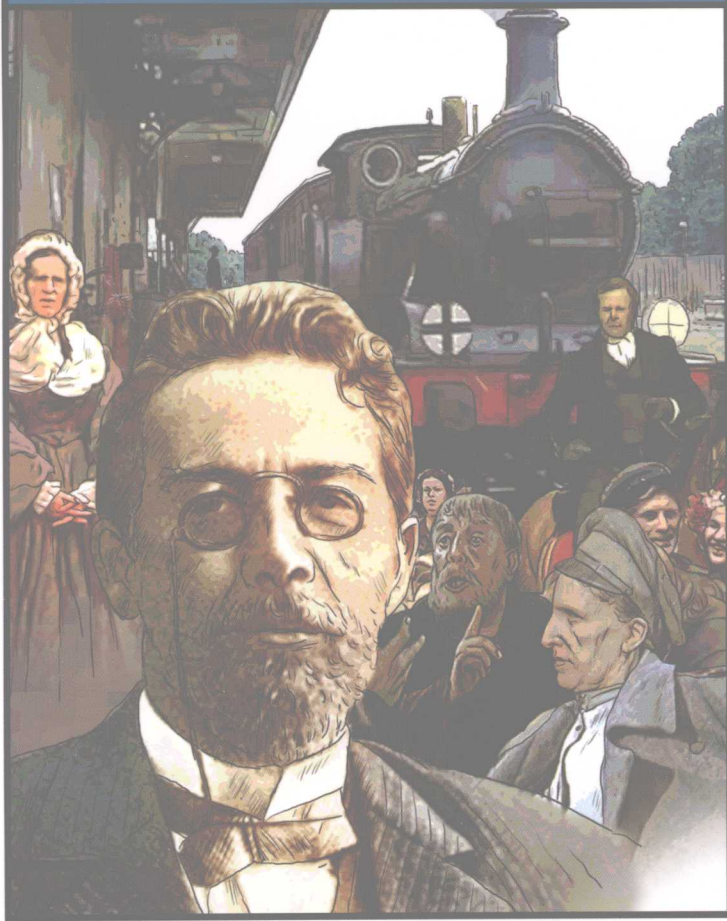
少年版

传世经典

必读文库

#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

QIHEFUDUANPIANXIAOSHUOJINGXUAN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传世经典  
必读文库

#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

QIHEFUDUANPIANXIAOSHUOJINGXUAN



原著 [俄国] 契诃夫  
选编 杨苏红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/(俄)契诃夫原著;杨苏红选编. —  
南京: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,2008.1  
(传世经典必读文库)  
ISBN 978-7-5346-4152-7

I. 契… II. ①契… ②杨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  
-俄国-近代-缩写本 IV. 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94758 号

书 名 少年版传世经典必读文库

——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(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210009)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(南京市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
苏少网址 <http://www.sushao.com>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常熟华通印刷有限公司

(常熟市虞山高新园阳光大道 28 号 215557)
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8

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46-4152-7

定 价 10.00 元

(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)

## 前 言

在世界文坛上，契诃夫是一位罕见的文学家。无论是小说，还是剧本，他都独辟蹊径，其艺术成就举世公认。契诃夫关注普通劳动者，描绘他们的痛苦生活，再现了“小人物”的不幸和软弱，写下了《牡蛎》、《哀伤》、《苦恼》、《歌女》、《万卡》等优秀短篇小说，是关注劳动人民的伟大作家。

1888年，帝俄科学院授与他“普希金奖金”。

本书是契诃夫小说的选本，既注意选取契诃夫的代表作，如《变色龙》、《装在套子里的人》等俄国文学史上的名篇，又注重收入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短篇小说，如《夜莺演唱会》、《万卡》、《坏孩子》、《名贵的狗》、《鱼的爱情》、《男孩们》、《瞌睡》等，从中，我们既可以体会到契诃夫的忧郁和悲悯，也可以体会他如阳光一样灿烂的幽默和童趣。《带阁楼的房子》则是契诃夫较长篇幅的重要作品，比较容易为少年儿童理解，本书也予选入。

对于孩子们来说，值得崇拜并效仿的是契诃夫敏锐的洞察力和简练却又深刻的表达力。但是阅读契诃夫的作品，最重要的是体察这位作家的仁爱之心，爱别人，爱普通的人，同情他们的痛苦，原谅他们的过错。希望读者永远保持像《男孩们》中的小主人公那样的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和向往。童年



是这样，成年也要这样。

拥有契诃夫那样的胸怀和头脑,这才是孩子们真正需要培养的“素质”,它是那样简单,又是那样复杂。



## 作者简介

契诃夫(1860~1904),俄国伟大的小说家、剧作家,情趣隽永、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,他和法国的莫泊桑、美国的欧·亨利并称为世界短篇小说的三大巨匠。契诃夫的小说代表作有《变色龙》、《装在套子里的人》、《第六病室》等,戏剧代表作有《万尼亚舅舅》、《樱桃园》、《海鸥》、《三姊妹》等。

契诃夫出生于小市民家庭,父亲的杂货铺破产后,他靠当家庭教师读完中学,1879年入莫斯科大学学医,1884年毕业后从医并开始文学创作。他广泛接触了农民、地主、官吏和教员等各个阶层的人,为他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。契诃夫的创作,反映出俄罗斯民族的特征:温柔、亲切、朴实,而绝无虚伪、造作、假仁假义。

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变色龙·····         | 1   |
| 醋栗·····          | 6   |
| 夜莺演唱会·····       | 20  |
| 姚内奇·····         | 23  |
| 一个文官的死·····      | 47  |
| 万卡·····          | 51  |
| 装在套子里的人·····     | 56  |
| 跳来跳去的女人·····     | 63  |
| 善良的日尔曼人·····     | 95  |
| 普里希别耶夫中士·····    | 100 |
| 胖子和瘦子·····       | 106 |
| 同时追两兔,落得一场空····· | 110 |
| 未婚夫和爸爸·····      | 116 |
| 坏孩子·····         | 123 |
| 好事也得有度·····      | 127 |
| 歌女·····          | 130 |
| 带阁楼的房子·····      | 137 |
| 大沃洛嘉与小沃洛嘉·····   | 157 |

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名贵的狗·····   | 172 |
| 鱼的爱情·····   | 176 |
| 打赌·····     | 181 |
| 男孩们·····    | 189 |
| 瞌睡·····     | 197 |
| 钢琴乐师·····   | 204 |
| 在钉子上·····   | 211 |
| 脖子上的安娜····· | 214 |
| 圣彼得节·····   | 229 |



## 变 色 龙

警官奥楚梅洛夫穿件新的军大衣，拿着个小包，穿过集市广场。在他身后，跟着位警察，一头棕红发，端着的筛子里装满没收来的醋栗。四下里很安静……广场上连个人影也没有。小铺和酒店的大门敞开着，就像一张张饥饿的嘴巴，无精打采地面对上帝创造的世界。店门附近，连个乞丐都没有。

“你竟敢咬人，该死的東西！”奥楚梅洛夫忽然听见说话声。“伙计们，别放走它！如今咬人可不成！抓住它！哎哟……哎哟！”

传来了狗的尖叫声。奥楚梅洛夫朝声音传出的地方看去，只见从商人彼楚金的木柴场里窜出来一条狗，它用三条腿跑着，还不住地回头看。在狗的后面，有个人在追，他穿着浆烫的花布衬衫，坎肩敞开着。他追个不停，身子一下收不住，摔到了地上，抓住了狗的后腿。紧跟着又传来狗叫声和人喊声：“别让它跑了！”从小铺里探出许多还没睡醒的脸。不一会，木柴场门口就聚了一群人，像是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。

“好像出乱子了，长官！”警察说。

奥楚梅洛夫往左边稍稍一转，走向人群。他看见，那个敞开坎肩的人站在木柴场门口，举着右手，伸出一根血淋淋的手



指头给大伙看，他半醉的神色似乎在说：“我要剥你的皮，坏蛋！”而且那手指头本身，就如同是一面胜利的旗帜。奥楚梅洛夫认出来了，这个人是首饰匠赫留金。干坏事的，是一条白毛小猎狗，尖脸，背上有一块黄斑。这时，它正坐在人群中央的地上，前腿劈开，浑身发抖。它眼睛里含着泪水，显得苦恼、恐惧。

“这儿出了什么事？”奥楚梅洛夫分开人群，问道，“你在这儿干吗？你干吗竖起手指头？……是谁在嚷？”

“我正走我的路，长官，没招谁也没惹谁……”赫留金一边捂着嘴咳嗽，一边说，“我正跟密特里·密特利奇谈木柴的事来着，没想到哇，无缘无故地，这个畜生把我的手指头咬了一口……请您原谅我，我要干活的……我的活儿，细着呢。这得赔我钱才成，因为，没准一个星期，我都不能动这根手指头了……法律上，长官，也没有这么一条，说人受了畜生的欺负就该忍着……要是人人都挨狗咬，那还有什么活头啊……”

“嗯……好……”奥楚梅洛夫严厉地说，清了一下嗓子，挑了挑眉毛。“好……这是谁家的狗？这种事我不能放着不管。叫那些放出狗来闯祸的人看看后果！现在也该管管不愿遵守法令的老爷们了！等到罚了款，他，这个混蛋，才会明白把狗和别的畜生放出来有什么好果子吃！我要给他点颜色瞧瞧……叶尔德林，”警官对警察说，“你去查一下，这是谁家的狗，打个报告上来！这条狗得打死才行。不许拖拉！看来啊，这是条疯狗……我问你们：这是谁家的狗？”

“这条狗像是席加洛夫将军家的！”人群里有人说。

“席加洛夫将军家的？嗯！……你，叶尔德林，把我的大衣脱下来……天好热！没准要下雨了……只是有件事我搞不



懂，它怎么会咬你的？”奥楚梅洛夫问赫留金。

“难道它够得着你的手指头？它又矮又小，可再瞧你自己，长得这么高！你这个手指头，多半是让小钉子扎破了，后来却突发奇想，想敲诈人家。你这种人啊……天知道在搞什么名堂！我可认得你们这些混账东西！”

“他，长官，拿雪茄烟戳狗脸，寻开心。它呢，也不是好惹的，咬了他一口……他无聊得很，长官！”

“你瞎说什么，独眼龙！你又看不见，干吗胡说？长官是明白人，看得出来谁胡说，谁像当着上帝的面一样凭良心说话。我要胡说，就让法官审判我好了。他的法律上写得清楚着呢……如今大家都平等了……不瞒您说……我有个弟弟当宪兵……”

“少啰嗦！”

“不，这条狗不是将军家的……”警察想了一会儿说，“将军家里没这种狗。他家里，基本上全是大猎狗。”

“你拿得准吗？”

“拿得准，长官……”

“我自己也说嘛。将军家里的狗都是名贵的，都是良种狗。这条狗呢，鬼才知道是什么玩意！毛色不好，模样也不中看……整个一下贱胚子……他老人家会养这种狗？！你的脑筋出问题了？要是这种狗在彼得堡或者莫斯科让人碰上，你们猜会怎样？那儿才不管什么法律不法律，一转眼就叫它送了命！你，赫留金，受苦了，这件事，我不能不管……得教训他们一下！是时候了……”

“没准是将军家的狗……”警察说，“它脸上又没字……前几天，我在他家院子里就见到过一只这样的。”

“没错儿，是将军家的！”人群里有人说。

“嗯！……你，叶尔德林老弟，给我穿上大衣吧……好像起风了……怪冷的……你带着这条狗到将军家问一下……你就说这条狗是我找着，派你送去的……你说以后不要把它放出来了。没准是只名贵的狗，要是每个猪猡都拿烟戳它的脸，要不了多久，就把它作践死了。狗是娇嫩的动物……你，蠢货，放下手来！用不着亮出你那根蠢手指！要怪就怪你自己！”

“咦，将军家的厨师来了，我们赶紧问问他吧……喂，普罗霍尔！过来，亲爱的！你来看看这条狗……是你们家的吗？”

“瞎扯！我们家从来也没这种狗！”

“那就用不着费口舌了，”奥楚梅洛夫说，“这是只野狗！不用多说了……既然说是野狗，那就是野狗……弄死它算了。”

“这条狗不是我们家的，”普罗霍尔接着说，“是将军哥哥的狗，他前几天来我们这了。我们将军不喜欢这种狗。他老人家的哥哥却喜欢……”

“莫非他老人家的哥哥来了？符拉季米尔·伊凡内奇来了？”奥楚梅洛夫问，他整个脸上堆满了动情的笑容。“可了不得，天哪！我还不知道呢！他要来住一阵吧？”

“住一阵……”

“可了不得，天哪！……准是惦记弟弟了……我还不知道呢！那这是他老人家的狗？非常荣幸……把它带走吧……这条小狗怪不错的……机灵着呢……照这家伙的手指头就一口！哈哈哈哈哈！……咦，你干吗发抖？呜呜……呜呜……它生气了，小滑头……好个小狗崽子……”





## 醋 栗

一大早起，整个天空就布满了乌云。没有风，也不热，但很沉闷。每次，大地上空乌云压得低低的、要下雨又下不来的阴天，总是这样的。兽医伊凡·伊凡内奇和中学老师布尔金已经累了，觉得眼前的这片田野总也走不完。在前方，很远的地方，隐隐约约能看到米罗诺西茨村的风车。在右边，山丘绵延起伏，最终消失在村子后头。他们都知道，那是河岸，那边有草场、绿色的柳树和不少庄园。如果登上小山头朝远处看去，可以看到同样开阔的田野，电线杆，还有远方的像毛毛虫一样爬行的火车。遇上晴朗的天气，还能看到城市的远景。如今，在这不刮风的天气里，整个大自然显得温馨而宁静。伊凡·伊凡内奇和布尔金内心里，很热爱这片土地，两人都在想，这方水土是多么辽阔、多么美丽啊！

“上一次，我们一起在村长普罗科菲的堆房里过宿时，”布尔金说，“当时您想讲一个什么故事来着。”

“噢，我当时想讲讲我弟弟的事。”

伊凡·伊凡内奇长叹了一口气，点上烟斗。刚要开口讲，可是不巧，下起雨来了。四五分钟后，雨下大了，铺天盖地，很难猜测什么时候才能停住。伊凡·伊凡内奇和布尔金，站在



那里，一时拿不定主意。他们的狗淋湿了，夹着尾巴站在原地，讨好地望着两人。

“我们得找个地方避避雨，”布尔金说，“去找阿列兴吧。他家靠得近。”

“那我们走吧。”

他们马上拐个弯，穿过收割后的庄稼地，一会笔直走，一会拐向右边，最后走上一条大路。不一会，眼前就出现杨树林、果园，接着是谷仓的红屋顶。有条河波光粼粼，眼前是一段深水湾、风车和一座白色浴棚。这就是阿列兴居住的索菲诺村。

风磨正在转动，发出的隆隆声淹没了雨声，水坝在颤动。几匹淋湿的马，低着头站在大车旁，人们披着麻袋走来走去。这里很潮湿，到处是泥浆，让人很不舒坦。而深水湾，看上去阴冷、充满凶险。伊凡·伊凡内奇和布尔金已经浑身湿透，觉得不洁净、不舒服，因为沾上烂泥，他们的鞋发沉。当他们越过堤坝，爬坡登上地主的谷仓时，一直没开口，好像都在生着对方的气。

在一座谷仓里，簸谷的风车轰隆作响。门敞开着，从里面扬出一团团烟尘。阿列兴刚好站在门口，这是一个四十岁上下的男子，又高又胖，头发很长，与其说他像地主，不如说他像教授或者画家。他穿一件白衬衫，已经好长时间没洗过了，腰间扎着绳子，用一条长衬裤来充当外裤，靴子上沾着烂泥和干草。粉尘把他的鼻子和眼睛都弄黑了。等他认出来的人是伊凡·伊凡内奇和布尔金，一下子高兴起来。

“快请屋里坐，两位先生，”他笑着说，“我待会儿就来。”这是一座两层楼的大房子。阿列兴住在楼下，两间屋子都带

拱顶、窗子很小，这里原先是管家们的住处。屋里的摆设简单，还有一股黑麦面包、廉价的伏特加和马具的气味。平时，他很少去楼上的正房。只有来了客人，他才上去。在房子里，一名女仆接待了伊凡·伊凡内奇和布尔金。这女人又年轻又漂亮，两人不由得同时收住了脚，交换了一下眼色。“你们根本想象不出，我见到你们是多么高兴，两位先生，”阿列兴跟着他们进了门厅，“真没有料到！佩拉吉娅，”他转身对女仆说，“快去给客人们找两身衣服换换。顺便我也要换一下衣服。只是先得去洗个澡，我好像开春后就没洗过澡。两位先生，你们想不想去浴棚里？趁这工夫，也好让他们把这里收拾一下。”

漂亮的佩拉吉娅很勤快，人很温柔，给他们送来了浴巾和肥皂。阿列兴就领着客人们到浴棚里去了。

“是啊，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洗澡了，”他脱衣服时说，“我这浴棚，你们也看到了，很不错，还是我父亲那时盖的呢，可是不知怎么回事，总也挤不出时间洗澡。”

他坐在台阶上，往自己的长头发和脖子上抹了不少肥皂，他周围的水变成了深咖啡色。

“是啊，我看也是……”伊凡·伊凡内奇意味深长地看着他的头，说道。

“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洗澡了……”阿列兴不好意思地又说了一遍。到他又擦洗身子时，他周围的水变成了深蓝色，像墨水一样。

伊凡·伊凡内奇跑到外面，扑通一声跳进水里，用力挥动胳膊，冒雨游起泳来。水被他搅起了波浪，白色的睡莲也漂动起来。他游到深水湾中央，一个猛子扎下去，不一会儿又在另



一个地方露出头来，他游个没完，不断潜入水中，想探一探河底。“哎呀，我的老天爷……”他快活地重复道，“哎呀，我的老天爷……”他一直游到磨坊那儿，跟几个农民交谈一会，又游回到深水湾中央，便仰躺在水上，让雨淋着他的脸。这时候，布尔金和阿列兴已经穿好衣服，打算回去，他呢，一直在游泳，扎猛子。

“您也游够了吧！”布尔金对他喊道。

他们回到房子里。楼上的大客厅里灯已点上，布尔金和伊凡·伊凡内奇都穿上了绸长袍和暖和的便鞋，坐在圈椅里。阿列兴洗完澡、梳了头，显得干干净净，换了新上衣，在客厅里走来走去。看得出来，因为换上干衣服和轻便鞋，他心情愉快地享受着这份温暖和洁净。美丽的佩拉吉娅不出声地在地毯上走来走去，温柔地笑着，端着托盘，送来了茶和果酱。这个时候，伊凡·伊凡内奇开始讲起故事。看来，听故事的不只是布尔金和阿列兴，那些老老少少的太太和将军们，从墙上的金边画框里平静而严厉地望着他们，似乎也在倾听呢。

“我们兄弟俩，”他开口说，“我叫伊凡·伊凡内奇，他叫尼古拉·伊凡内奇，比我小两岁。我毕业后，当了兽医。尼古拉从十九岁起，就在省税务局的办公室上班。我们的父亲奇木沙-喜马拉雅斯基，原来是世袭兵，但后来因立功获得军官官衔，他给我们留下了世袭贵族身份和一份小小的田产。他死后，那份小田产被迫拿去抵了债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我们的童年是在乡间度过的，无忧无虑，整个跟农家孩子没什么两样，白天晚上都在田野上、树林里，放马，剥树的内皮，捕鱼等等……你们也知道，一个人一生中，哪怕只钓到过一条鲈鱼，或者在秋天只见过一次鸫鸟向南飞，看它们在晴朗凉爽的日子成群